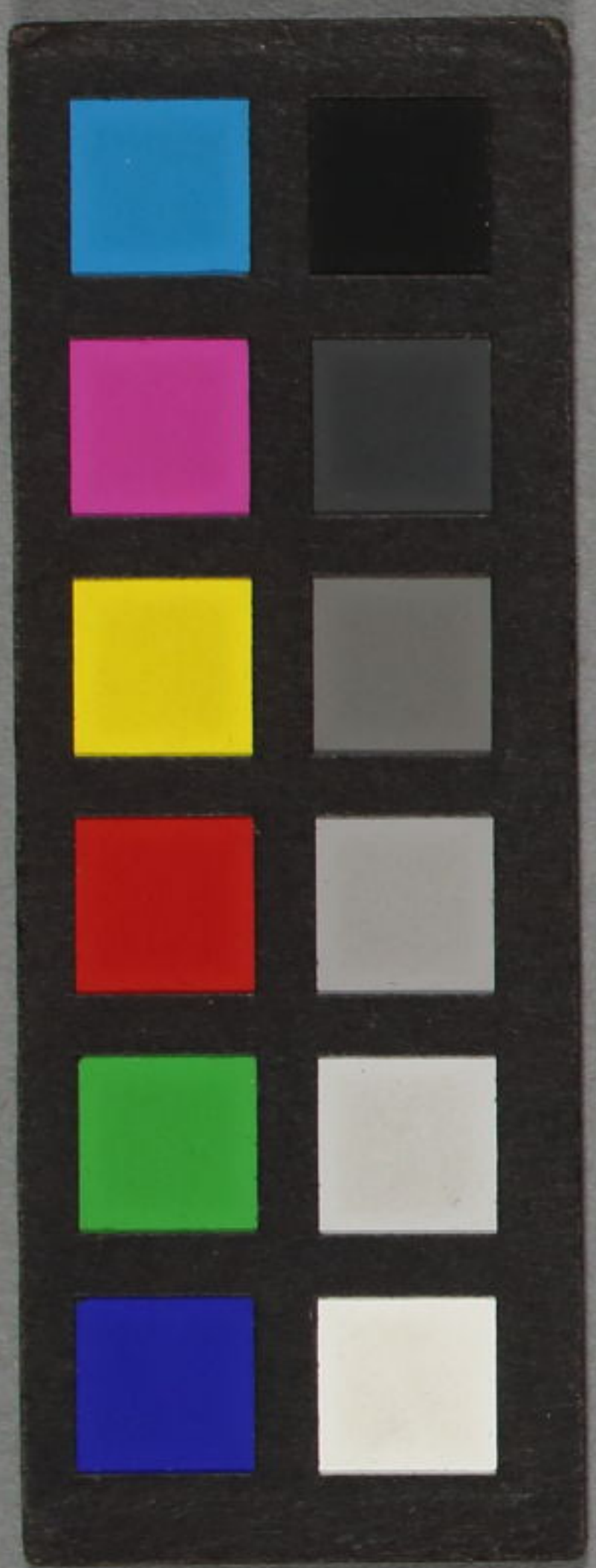


古文真寶

後集



之白藤氏
檢藏印

古文真實叙

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必先以語孟而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也真實之編首有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勉之以勤而誘之以忠孝乎此編者之微意也惜乎舊所集行率多刪略註釋不明讀者憾焉有三山林以正先生者授徒之暇閱市而求書未善者正之繁者刪之略者詳之必歸

於至當而後已若此書者撮大意於篇
題之下精明訓解於句讀之間非惟使
幼學之士得有所資而挾兔園冊於黨
庠衍序之間者亦免箝口之譏矣予寓
書林六年得一善士而與之友者必先
生之高第也來後去先雖不及會然觀
其徒則可以知其師矣一日有章余君
謁予曰古文真實先師用心之勤矣猶
未有以題其首非缺歟盍請序之予不

獲辭遂述其槩而爲之書至正丙午孟
夏用江後學鄭本土丈叙

石藤氏
白巖堂
之檢印

諸儒等解古文真寶卷之一

後集

辭類

秋風辭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
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
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泛泛兮揚素波

嗚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
時兮奈老何

漁父辭

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與之俱而揚其波壞人

一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焉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君見之米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夫來兮甲因將蒞胡不歸既自以心
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
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
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
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壺觴以自酌時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

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
游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
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誥樂琴書以消憂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
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

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耜登
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候罪長沙及聞屈原兮自
湛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

極兮廼隕厥身烏辜哀哉兮逢時不祥
鸞鳳伏兮鴟鵂鳴翔翔聞其尊顯兮謬
謬得志賢聖逆屯兮方正倒植謂隨夷
淵兮謂跼蹐產其邪爲純兮鋸刀爲鉅
干嗟嗟然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
鈞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
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
生獨離此咎兮評曰已矣國其莫吾知
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緲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
淵潛以自珍而蜃蜃以隱處兮夫豈徒
蝦與蛭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太羊
般紛紛其離此鄆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
列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
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牙漬兮豈容吞
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螭蟻

文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
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
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
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
勢鉤心闌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
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
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
西東歌臺暖響音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

兩妻妻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
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
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官人明星榮榮開
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
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
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
也丁肌一容盡態亟妍纓立遠視而望
幸焉有不得見者二十六年燕趙之收
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

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且有不能輸來其
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遐邇秦人
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
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
盡鏹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
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
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
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
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
且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
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
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
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
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
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
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秋聲賦

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
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
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
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
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
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
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
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
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

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凜
冽砭人別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
爲聲也淒淒切切呼喚奮發豐草綠緜
而爭茂佳木葱籠而可悅草拂之而色
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推敗零落者
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
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
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
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

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則
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
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
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
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
溘然冊者爲槁木黔然黑者爲墨星奈何
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
之哉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
而賦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前赤壁賦

蘇子瞻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
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
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
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
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
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櫓

兮蘭棹擊空明兮流光渺渺兮予懷
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
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
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
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

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酹
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
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
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
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
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

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
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
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
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
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
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

文
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子瞻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
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
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
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
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

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
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
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
上履巖石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之不
能從焉翏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
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
乎其不可留也今而登舟放乎中流聽

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綈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倪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悲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警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惜蒼蠅賦

歐陽公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蚋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卑爾欲易盈盃盃殘瀝砒凡餘腥所布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萃懷廣厦珍簾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鬱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

其茫洋惟高枕之下覺其煩歎之暫忘
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之見歟尋頭撲
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公眼眦目欲
瞋而復斂聲已痺而猶擗於此之時孔
子何由見周公於髮鬢壯生安得與蚬
蝶而飛揚徒使蒼頭心髻巨麻俾颺或
垂頭而脫脫或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
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
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眾

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出几格或醉醇
酣因之投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
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心忌赤頭號
為景迹一有霜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
咄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
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
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侯何暇於清談
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
如醢醢之品醬醢之餽及時月而收藏

謹鉅器之固濟乃衆力而攻鑛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歲肥牲嘉穀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縱少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藏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二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聖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懷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諫人之亂誠可嫉而可

糟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一

後集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二

後集

說類

師說

韓退之

古文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
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
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
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
之吾師道也大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

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
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
入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
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
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
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
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

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
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
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
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
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
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百
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可怪也嗟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耄

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
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
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
攻如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
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
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韓退之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
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

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
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
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
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
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
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
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

名二子說

蘇老泉

八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
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
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
不由轍而言車之切轍不與焉雖然車
仆馬蹙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
轍乎吾知免矣

稼說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
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

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
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
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
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土而取之日
夜以望之鋤耨鉏艾相尋於上者如魚
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
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
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
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歲閔閔焉

如願覓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
弱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
而後爵信於人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
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
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
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
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
早也吾子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
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

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吾子止
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
由者吾第也其亦以是語之

愛蓮說

周茂叔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
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
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

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周子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解類

獲麟解

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不可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
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
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兇邪
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絕羅別快剌垢磨光蓋有幸而
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思不能精
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
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斯言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
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
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
其玄身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舂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
眇尋繹緒之茫茏獨旁搜而遠紹障百
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

章其書滿家上規矩妙渾渾無涯周誥
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
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
爲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
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
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元不見治命與仇

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孺寒年登而妻
啼飢餓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
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
細木爲桷榑榱侏儒椳闔扉榑各得其
宜以成室居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
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
蓄待用無遺者醫部之良也登明選公
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
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

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苟
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諛于楚廢死蘭陵
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
倫優八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
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
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
於衆猶日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
耕婦不知織棄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
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
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謗
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
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
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
進其稀苓也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三

後集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瑤筵，

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
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集昌黎文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
者不也易繇文家春秋書事詩詠歌書
禮別其倫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
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
徒大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
萎索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

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秦
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
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
經書遍念曉析醕排釋氏諸史百子搜
抉無隱汗爛卓爾其精液澄深詭然而蛟
龍翔蔚然而虎鳳躍蔚然而韶鈞鳴日
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
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

大抵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敬焉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越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

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
之鳴其在於唐虞皇陶禹其善鳴者也
而假之以鳴變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
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
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
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
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
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
於楚楚太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

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
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
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
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
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
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
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
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
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
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
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
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
三字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大將和
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
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
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矣以
喜其在下也矣以悲東歸之役於江南
也有若不得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
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井而土
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
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太大夫者我知之矣利澤

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麾羅
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甚有賞怒有刑有
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
曲肩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
輕裾翳長袖粉白黛黑者列屋而閑居
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太丈夫之遇
知於太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

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
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飲
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
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鬼
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太大夫不遇於時
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何候於公卿之
門奔走於刑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

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
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
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士維子之稼
盤之泉可濯可相盤之阻誰爭子所
芻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
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遺跡兮
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
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
以徜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
于觴追而送之江之詩飲食之且告曰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
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
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

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慮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

審矣。吾賊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列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列之

懿範舊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會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鳬渚窮島嶼之繁廼桂殿蘭宮

列岡岫之體勢披綺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瞻閭闔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鏘兩震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魚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織歌疑而白雲退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花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

睇眴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旦天高地迥
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
數望長安於日上指吳會於雲間地勢
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
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
之客懷帝閤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
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
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
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

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
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
轍以猶權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
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
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戶微命
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
懷投筆慕宗穀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
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
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鯁對今晨捧袂

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雲而自惜鍾
期既遇矣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
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
言幸美恩於僊戲登高作賦是所望於
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以賦四
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三

後集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四

後集

記類

蘭亭記

王逸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

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親

曰獨樂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澗灌花，操斧剗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稅，耳目肺腸，悉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不覺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醉翁亭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山行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

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
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
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
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
什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
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
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
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僇僇
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

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
山有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
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蒼頡白
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
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

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本
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書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
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
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
季子不禮於其嫂曾臣見棄於其妻一
且高車駟馬旗旆導前而騎卒擁後夾
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

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
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
之榮者也惟太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
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
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
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
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

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
爲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
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
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
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
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
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
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
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
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
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
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
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
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
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
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
平書

喜雨亭記

蘇子瞻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交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

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
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
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
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兩三日伊
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
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
以名吾亭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
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
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
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
庭一湖御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
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
之太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平
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

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
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
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
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
畏譴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
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
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
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

也則有悲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
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
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
而樂耶其必曰先天卜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嚴先生祠堂記

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

赤符來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家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蠶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玉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

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貧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黃岡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土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基莽

荒穢因作小樓三間與月波樓通遠在山光平挹江瀨幽閑遼窈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然宜投壺矢聲鏗鏘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斯歟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除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

同恩嗣而草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
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
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
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道於上
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
自處憂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

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
舊制設坐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
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
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轡金
門未闢王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
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弭之甲疇多蕪何以闢之賢

人在野我將進之使臣立朝我將并之
亦氣不和災青若至願避位以讓之五
刑未措欺詐曰生請修德以釐之惡惡
忼忼待且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
君言焉時君納焉皇國于是乎清夷蒼
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
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承之
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
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
有身密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
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陷陷假寐而
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感焉政柄于是乎隲哉帝位以之而危
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
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
可不慎歟復有無幾無幾旅進旅退
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

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人請諫院壁用
燬于執政者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
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
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繫于一官使
欲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
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
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

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
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
其名於版光祿而漫滅嘉祐八刻
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
其也忠其也詐其也直其也由嗚呼可
不懼哉

表列列學記

李大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列學惟時
中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恭順德意

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上誦
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
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閑疎亡
以稱上意旨通判顏川陳君侁聞而是
之議以克合相舊太子廟陋隘不足改
爲乃營治之東廡上燥剛厥位面陽厥
材孔良殿堂門廡懸堂屏來興以法故
生師有舍庖廡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僭

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
且有日肝江李勣論于衆曰惟四代之
學者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廢六國欲
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
將賣降恐后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
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來豐富世祖出
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巖
草茅危言者抑首而不悔切烈震主者
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

數十年教道之結，今心如此，今代遺聖
神爾表得聖君，神爾由庠序踐古人之
迹，天下名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在不
幸尤當攷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
意，若其弄筆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
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思亭記

陳師道

野故徐富家至，既君始以明經教授鄉

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元
貨邑里葬其父母兄弟，凡幾喪邑人憐
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
而問名於余，余以為目之所視而思從
之視于父，則思闔視刀鋸則思懼視廟
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
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
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荆
棘莽然孤免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

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基於郊而封禪之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

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忘其本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允矣遂爲之記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夫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
所求，具察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曰
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弱，亨屯歸
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

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望言而人踴四時調其陰舒三光同
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
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
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
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唯狂罔念其糟而也其酒勿

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
得之貨後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
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
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
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太
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
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胃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賞其強而治其亂使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文文而闇勿察察而明雖是旒蔽目而視於木形雖難續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中茫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其纖而效其約之者隨處來而皆盈故曰天

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授珥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諱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
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定
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
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
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
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作出
悖來違非夫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
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
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克己銘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

巨物，我既立，私為町畦。勝心橫發，復慢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文士驕作，我蠹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室。然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磈，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聞。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瘡痍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勝之則是。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太君者吾父母宗
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
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
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于時保之子
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遠曰悖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者惟
肖也知化則善述其事強神則善繼其
志不愧屋扇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稟才穎封人
之錫類不弛勞而底祿殫其功也無所
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
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
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主女
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誠言出於思也誠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誠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微且遂非不知就其是也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夫全相近也筆之壽以自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

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

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子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羣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與道東魯曾隱南郭竊吹草堂盤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怪雖假容於江阜乃纓情於好爵其始
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
侯風情張白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
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覆玄玄
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消子不能壽及其
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
動爾乃眉軒席次袂簪筵上焚芝製衣而
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
橫石泉咽而下陰壁林岫而有失顧草

木而如喪至其紉金章綰黑綬跨屬城
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
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理敲扑誼
實范其虛牒許倅忽裝其懷琴歌既闌
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
獄龍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布蹤
三輔豪馳聲九列牧使其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磻戶推絕
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廛入

暮寫霧出極蕙悵空今夜鶴心山人去
今曉後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比離騰笑列壑
爭譏擯峯竦請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
以赴弟故其林慙無盡間愧不歌秋桂
遺風春羅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
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
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
厚顏薛荔無恥與君領旌麾用車重
遊

遊獨於蕙路汚泉池以洗耳宜岫岵幌
掩雲關歛輕霧藏鳴嵐截來轅於谷口
杜安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曠瞻疊嶺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
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莫不見人河水榮帶
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
枯涼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

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伐
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
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腦髓誰託秦
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列耗斃無世無之
古稱戎夏不批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
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何便

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紆
練法重心駭威尊命戮利鏖穿骨驚沙
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振江河勢
崩雷電至若窮陰疑閉凜冽海隅積雪
沒脛堅冰在鬚誓鳥休巢征馬踟躕繡
纈無溫隨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
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
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

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
交兮寶刀折兩軍慶兮生死決降矣哉
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
沈沈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草短
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
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
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
其在多乎周逐獫狁比至大原既牧胡
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
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
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
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秦民誰無父
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是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
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言
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
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妻悲弟祭

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
噫噫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
守在四夷

諸儒等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諸儒等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袿者難與道絕縣之麗密美
藻含猷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
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
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
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
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

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
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
及至巧冶鑄于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
砥歛其鏘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等
泛塵土如此則使離米芻糲公輸削墨
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
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

不進於行冒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
齟齬參乘且王良執韉韓哀附輿縱騁
馳騖忽如景靡迤都越國蹶如歷塊追
奔雷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
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
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
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
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
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愀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齊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

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累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糲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祿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蟬蟪蛄秋吟蜉蝣出以陰陽日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

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
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
牙操遶鍾逢門子禽烏號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切業俊
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
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
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

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
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
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
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啍噓
呼吸如喬松耿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

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
乎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
幸京師於感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
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
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竊爲昏爲妖邊將騁
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太駕南巡百僚
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際朕我皇匹
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

我師其東諸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
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
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
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
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
沅法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
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酒德頌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
臾日月爲宿備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
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
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
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
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眦切齒陳說
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腹而笑
孟嘉醺然箕踞枕麴糴糟無思慮其
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
雷霆之聲孰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膚愆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
焉如江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
之與螟蛉

傳類

五柳先生傳

自述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
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
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得意便欣

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天氏之民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

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籥非能使木壽
且孽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境欲平其土
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
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
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
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
非有能蚤而落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
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
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其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
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賊之故不我若也
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
官理可乎騷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
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

命促爾耕，易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而壯。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食，雍食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公亦善夫！吾問養病，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上之所以不至也。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碑類

潮列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獄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

王公失其實，曾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
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其然？
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
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
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
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
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
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
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

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
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
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
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
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
主，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
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
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
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
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
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
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
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
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
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
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

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
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
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
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上地於列
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
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
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
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人至君

萬悽愴若或見之壁言如鑿并得泉而曰
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
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
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
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
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
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
草木不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

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得望
作書詆佛譏君主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男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
約束蛟鯢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
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
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辯類

桐葉對策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
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
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
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
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
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
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
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

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
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
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是周公教主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
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太中而已必
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
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
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

用故不可信或曰其唐叔史佚成之

諱辯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
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
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
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
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是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

與兩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
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
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
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
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
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
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
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
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

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
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
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
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
勢秉飢也惟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論及
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
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
國家之典爲可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
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
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
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
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
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
官妾則是宦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諸儒箋解古父真實卷之七

後集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
益州劉璋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
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

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
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
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
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

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
以爲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
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
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
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
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
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
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
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太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
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禮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彼
之禮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
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
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涕
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非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

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列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逐并江東此臣之未解

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藜陽幾敗於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甚

年耳然畏趙雲陽羣馬王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更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列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列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跎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陳情表

李
密
李令伯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祔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瑣瑣孺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

大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起會詔書特下
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
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
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通慢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外司臨門急於皇
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且篤欲苟
順私情則告訢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
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

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
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
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
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
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
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
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

獨蜀之人士及二列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
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殫
首死當結草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
以聞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原類

原人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
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
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
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
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
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

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道

韓退之

傳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德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

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下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

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說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

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
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
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
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
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
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
爲之醫藥以濟其太死爲之葬埋祭祀
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

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
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
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
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太盜不止剖斗折
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
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
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
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
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
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
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
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葛
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
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法之上幾何其不

辭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法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正以之爲天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

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論類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

以代步步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
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妾無苦身之勞良
朋卒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
烹羔豚以奉之闢諸畦苑遊戲平林濯
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
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
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
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下

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
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美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
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
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
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
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

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
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
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
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
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
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
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
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
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
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
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

魯因利乘便宰制天下今裂河山疆國
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
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
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
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
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

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
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爲金人十
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
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
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

涉雞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
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
阡陌之中卒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
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
而響應如響應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
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列
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

耨棘矜不結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
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
之道非及曩時之上也然而成敗異變
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秦以區區之地致萬衆之權招八列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
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入
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

古文後九
九十七
之勢異也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
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
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
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
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
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

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義
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
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
不言凡執事之擢於愈者非謂其能晨
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
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
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
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疆
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

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
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
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
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
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
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
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

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如待
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
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
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
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
此執事之使人不在其性而能有容如
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
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
歸也如此韓愈之少諂屈於富貴之人

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
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
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
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
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
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相之而已耳
苟如是雖曰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
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
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

錄其罪察其辭而無仁採納焉愈恐懼
再拜

為人求薦書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
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
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
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
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
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

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十萬人亦何
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
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
其知其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信於市
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
顧價增三倍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
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

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福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奸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荆列書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

萬戶侯但願一識韓彭列何今人之景
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
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
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
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
驕之塞賤而怨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
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
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三
七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

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
曩心跡之耿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
俾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
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
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曰試萬言
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
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
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
眉吐氣敷帛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列

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爲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并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暢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蔡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自每觀其銜恩無躬忠義奮發自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緼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

自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績成卷軸則欲摩挲視聽恐雕蟲小伎不令大人若賜觀矚華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緣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各張籍書

轉退之

君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資有

可至於道者，汲其源，導其所歸，斬其根，
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
者哉！抑其中，有直復者，故不可遽已。昔
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
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
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
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
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
論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譟譟，若遂成其

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
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
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
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
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
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
言是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
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其植

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
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
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
乎孟子未久也然猶其動若此其困若
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勝而為之哉
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
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
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
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

知俟五六十年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
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
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
化今其傳後必存矣吾子其何遽戚
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
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
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
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
為道吾豈敢過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
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
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
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
爲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
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
拜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林和靖

明治四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購求價貳拾貳金

前後集全貳冊

加藤白石嚴

所藏



